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于公案 第一四三回 何秀芳哭監 田素娘送飯

且說秀芳小姐走出門外到院中，老安人與乳母前來，兩下相離咫尺，小姐看見安人，不由哭喊：「我的娘啊！」就往奶奶懷中一撲，母女抱頭慟訴已往情節。牢頭勸住，讓到房中炕上，一齊坐下。安人這才說：「我兒，你把在侯家報仇緣故告訴為娘的知道。」小姐自始至終告訴安人一遍，又將牢頭馮氏待他的好處講與安人，奶奶聞聽感謝不盡。回頭叫乳娘把吃食遞與小姐說：「留著零碎吃點子罷。」老安人又叫乳母從腰內掏出一個紙包遞與女牢頭說：「馮媽媽，多承高情，疼憐小女，這是銀子一兩，不用推辭，千萬收下買鐘茶吃。」馮氏才要推辭，乳母攔阻，無奈之何收起。安人又給小姐一包銀子，又囑托牢頭一番，復哭一常牢頭勸著小姐回進牢房。乳母扶持安人出了女監。又到男監見何大戶，彼此痛淚。夫妻分手，奶奶回到家中日夜啼泣，愁腸萬狀，各處尋情懇人料理。再說郎長工的妻子田氏，自從丈夫為他被人調戲問了原故，才知道是東家的兒子，氣得與侯春大鬧一場，走到縣內喊冤，指望官法處治，不料縣官徇情糊塗，又是一雙近視眼睛，不但不傳被告，反把郎能判為誣告，責打二十大板，押在監內，又不再審，耽延日期。有人與他妻子送信，田氏聞聽，嚇得芳心亂跳，珠淚交流，痛罵侯賊，縣官糊塗，聽信書辦、門子、衙役人等之言。田氏怨恨傷感多時，復想：「家中並無別人，少不得奴身親去監中探望丈夫一回，問個妥當信息，方能放心。」

梳洗完畢，綾帕罩頭，縞素衣衫，不搽胭脂，收拾外走，鎖上街門，托付鄰右照應，邁開金蓮，霎時進城。到衙觀看，守門就問：「作什麼的？」田氏回說：「我姓田，因丈夫打官司，今要進監，望求爺們行個方便，外備酒資奉敬，念奴家窮苦之人，些微淡薄之儀，勿以為棄。」守門人說：「這位大嫂說話好不明白，你說來看丈夫，到底姓甚名誰？因犯何罪押在監裡？說白了也好帶你進去。」田氏聞聽說：「大爺，我丈夫姓郎，名喚郎能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原是郎大嫂。」伸手接過銀包，約有四五錢，說：「郎大嫂進去探夫，不可空手，須要買點吃食物件，才好遮掩。」田氏點頭，掏出青錢二百，就煩公差走去買些飲食點心等物，草紙包定。田氏拿著跟隨，門役領到男監，說與禁子，各自又去守門。

且說禁子佟方開放虎頭門往外觀瞧，見是一個美貌婦人，開言說：「大嫂來看何人？」田氏啟齒說：「大哥聽言，郎能乃是夫夫，今來送飯探夫，望求放進監去，感恩不盡。」禁子佟方未及答話，又來一個牢頭，名喚王均，平素不大老成，開口說：「大嫂，你當家的監內終日盼你，總不來一看。」佟方看見光景不好，上前把王均推開，說：「郎大嫂，不要與他一般見識。」田氏聽禁子勸解，收回怒氣，從袖內拿出紙包叫聲：「禁大哥，常言說，『管山的燒柴，管河的吃水。』我丈夫坐監在此，凡事仰仗照看，奴今前來豈有空過之理？須念我夫妻貧窮，原是傭工之人，這是紋銀三錢，送大爺買杯茶吃。」佟方接銀口尊：「大嫂講得明白，理上甚通，快些請進相見。」田氏跟隨內行，開放監門，朝裡行走。一見丈夫項帶鐵鎖，面黃肌瘦，避不得人前羞辱，走到身旁，杏眼流淚，不好拙比，如斷線珍珠一般。郎能也禁不住悲切。夫妻兩個哭夠多時，田氏把那吃食物件遞與郎能，哪裡吃得下去？又走到一個僻靜屋裡，彼此細說緣故。田氏又從腰內掏出一包銀子，叫聲：「夫啊，這是三兩銀子，快些收起，留著使用，等著官府再要定罪，看是輕重，妾再來看望。」商議已畢，郎能點頭流淚，復又低聲問道：「惡侯賊知我不在家，可曾有個動靜沒有？」田氏答應：「並未擾亂。妾想且自搬到城，就在縣衙方近權且租下一間房子居住，一則躲開狠賊；不受驚險；二來也好打聽信息，方可穩當。」郎能甚喜，正然講話，禁子走來說：「郎嫂，快些走罷，改日再來。少時獄官查監，難以久停。」夫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